

王愿坚文集

第五卷

文艺理论

王愿坚·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王愿坚文集

第五卷

文艺理论

王愿坚·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愿坚文集. 第五卷, 文艺理论 / 王愿坚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5313-5195-5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文艺理论—中国—文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0278号

目 录

新一点，深一点	001
大胆表现革命的人性美	005
军人·历史·诗情	
——在解放军文艺社军事题材短篇小说读书班的发言	009
找到了，就把它写透	
——和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几位学员的谈话	027
金色的路标	
——重学《讲话》的几页笔记	047
塑造好社会主义新人，首先要做个社会主义新人	056
为革命战争传神	
——军事题材文学创作断想	059
短篇小说的发现与表现	066
凝 练	080
把小东西写透，把大东西写活	088
文学创作和文学的净化	
——在湖北省会计学会《财会通讯》通讯员会议上的讲话	092

短篇小说创作及其他	123
短篇小说的艺术特点	
——在小说创作讲习班的讲课	134
文学是光辉的事业	
——谈小说创作的第二步	142
战争文学创作问题	158
谈谈当前的文学形势和创作方法、创作态度问题	172
意念和意念的实现	
——读短篇小说《恩情》随记	177
用爱去谱写乐章	
——《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欣赏随笔	181
一支关于心灵的歌	
——《七岔犄角的公鹿》欣赏随笔	188
《昨夜花烛红》序	197
踏着前边的脚印	
——《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后记	203
写出性格来	
——读《没有翅膀的鹰》	208
战士的人性美	
——中篇小说《野性谷》欣赏随笔	210
爱情的歌	216
催人泪下，发人深思	
——中篇小说《海地》欣赏随笔	219
一个独特的军人形象	
——《响器家的儿子》欣赏随笔	224

心灵的闪光

——读《温馨的感受》随笔227

桥，在创作与欣赏之间

——赞《作家谈初中、高中语文课本》的出版229

真情实感232

文学，走向历史深处

——喜读《灵旗》等三部写长征的中篇小说234

史与诗的交响

——读《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239

军人不是天生的

——《当代军人道德》序244

笔墨当随时代

——读许晨的报告文学《居者有其屋》252

真实·深度·历史感

——《地火》欣赏随笔255

《狼人》序260

新一点，深一点

不新，不深，是这几年短篇小说的大病。

读了《人民文学》《河北文艺》最近发表的几个短篇，像《丹梅》《工作队长张解放》《心声》《希望》《取经》等，觉得耳目一新，心情振奋。它们写得好，好就好在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的有些作品不一样。这是经过霜雪之后开的花，是苦战胜利的战士的心声。它们标志着短篇小说的解放，使人对这一文艺形式提高和繁荣的前景，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为什么这些作品写得新又写得深呢？作品本身就是极好的回答：它们是从生活里来的，是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的。在“四人帮”流毒影响下，那些一般化的、平庸肤浅的作品，大多不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作者不是真正深入生活，到“源泉”里去，打井汲水，开山取矿，然后去提取精华，冶炼钢铁，加工创作，为工农兵所喜爱的文艺作品，而是从一个空洞的概念出发，按照既定的框子去演绎，去拼凑，去编造，把丰富多彩、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硬搬进固定的模子里。这正像《丹梅》里说的，是个“弄翻了的里儿”，怎么可能写得新颖深刻？

可见，深入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弄懂这一点，并不容易。我曾经学着写过一些短篇小说，有的把体验和感受写得深一点，有的写得很差。过去，我总觉得是自己技巧不行。记得1962年，一位老作家找我去谈话，我以为大概要听到点技巧的，便带上笔记本去了。谁知，他一开口就向我提了个问题：“你熟悉一个村庄、一个车间，或者一个党的支部吗？”这么一问使我受到很大震动。于是我合上笔记本，静静地听他讲解熟悉、研究社会的一个“细胞”和懂得整个社会的关系，讲解一个文学工作者扎扎实实地深入一块生活“根据地”是多么重要……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次谈话，并越来越感到深入生活、了解人熟悉人的重要性。

前面提到的几篇作品的作者，他们有的就在生产斗争第一线上，有的长期在自己的“根据地”里。他们是群众的知心人，又是观察生活的有心人，还是研究生活的用心人。从生活出发，他们自然就能摸到时代的脉搏，提出生活中重要的问题，体会出发人深思的道理，发现有特色的形象。这样的作品真实、自然、新颖、深刻。

要写得新，就得看到生活中的新意；要写得深，就得看得深刻。在一定意义上，短篇小说的创作就是发现。创作的本领，就是发现的才能。

“四人帮”统治文坛时，不讲对生活的熟和懂，自然也就不讲发现，不讲从生活中开掘、提炼和典型化。他们或者巧取豪夺，把别人从生活中的发现据为己有，或者用一些公式和框子，去扼杀和代替从生活中的发现。“四人帮”流毒影响下，有些“作品”没有真正的生活气息，僵死干瘪，没有有血有肉的形象。从概念出发，也不可能有来自斗争实践的真知灼见和生动活泼的思想道理。这不仅表现了生活内容上的贫乏陈旧，也反映了思想上的低下和浅薄。

被“四人帮”弄乱了的東西，必須糾正過來。我們的無產階級文藝，不是消極地反映生活，而是積極能動地反映生活。应当在深入生活中，認真觀察，分析研究，力求看得和想得深一些，透過表面的生活現象，開掘出生活的內涵，得到蘊蓄在生活里的哲理，看到生活中的詩。

這幾篇作品的作者，正是這麼做的。他們從生活中了解了人和鬥爭，有了深切的感受；從這些體驗了和感動過的東西里边，看出它本身的思想意義來。他們看出：“如果把有些人‘弄翻了的里兒’再翻過來，那，生活就會更美好。”（《丹梅》）他們認識到：最要緊的，“不是把革命兩個字挂在嘴上，而是裝在心中”。（《心聲》）特別是那篇《取經》，通過人物的口說出了這麼一個經驗：“人家今天所堅持的，正是我所扔掉的。”這樣的概括，不是別人強加給的，不是自己研究安上的，是從生活里深尋出來的，是辛勤開掘、艱苦提煉的結果。把這種思想和藝術形象尽可能好地結合起來，作品自然就有了新鮮的藝術感染力和深刻的思想教育意義。

然而，這個結合，是在短篇小說這個體裁里去實現的，因此，应当研究這一特殊的藝術形式特有的表現方法。

“四人幫”把持文藝大權時，把“三突出”“三陪襯”等一套修正主義謬論，強行拿到文學創作上。於是，便出現了用“戲”衝擊和代替其他文藝形式的局面。寫短篇小說，看的是戲，學的是戲，拿出來的還是戲，無一例外地設置對立面，安排矛盾衝突，排好幾“號”人物，搞什麼鋪墊、陪襯，短篇小說的特點不見了，被改造得面目皆非，成了敘述和描寫的戲文。

粉碎“四人幫”後，短篇小說也擺脫了禁錮和桎梏，能够一展其長了。上述這些短篇小說的人物、環境、細節的描寫，在技巧運用上，都很有啟示。他們用短篇小說批判“四人幫”反黨罪行的同

时，也批判了“四人帮”对短篇小说的摧残，恢复了短篇小说的特点。这是很好的开始。让我们共同努力，写得新一点，深一点，更好地运用短篇小说这个武器，为工农兵服务。

（原载《光明日报》1977年11月19日）

大胆表现革命的人性美

在回顾社会主义文学走过的道路和历史经验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需要彻底澄清一下，这就是文艺创作中表现人性和人情的问题。

本来，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文艺，从来就不是无情的东西；社会主义文艺，更不应是无情的东西。文艺的许多特点之中，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有情。在阶级社会里，从来就没有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理所当然地要表现革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从而教育、感染和影响人民，也促进人性的丰富和发展。

但是，许多年来，无论在文艺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中，人性和人情问题都被弄得混乱不堪。早在50年代后期，有的人就把文艺表现人性、人情问题搓成了“人性论”“人情味”这样一根打人的棍子；棍子落到林彪、“四人帮”手里，被搞得更加荒谬绝伦，成了他们绞杀革命文艺的大棒。他们在人性和“人性论”之间硬画上了等号：不论作品写的是什么样的人，一概贴上“人性论”的标签，把它拱手送给地主资产阶级，然后对作者和作品大张挞伐。他们不许写

情，不许写爱。谁写了情，就一定是“人情味”；谁写了爱，就一定是“人性论”。

就连战场上的英勇牺牲、革命斗争胜利的欢笑，以及战友之间的深情和怀念先烈的泪水，都成了罪不容诛的了。谁写了，就是“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就是“渲染和颂扬革命战争的恐怖和苦难”。描写革命战士壮美胸襟和崇高人情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挨了这种大棒。表现劳动人民深厚情谊和真挚人性的小说和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也被这种大棒打翻在地。我曾经写过一些描写革命战争的艰苦困难和战士思想情感的短篇小说，无非是接触了一点父子、夫妇、兄弟、战友之间的关系，描写了一点生离死别的人之常情，也被一律扣上了“人性论”的帽子，被说成是：“用精心炮制出来的孤儿寡妇的眼泪做炮弹，肆无忌惮地攻击革命战争。”

早在十八年以前，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注意到文艺创作中不敢写无产阶级人性的错误倾向。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问道：“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并且批评有的人“把‘人性论’‘人类之爱’‘人道主义’‘功利主义’都弄乱了”。他尖锐指出：这样搞法“不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和阶级分析来看问题，而是从唯心主义看问题”。这番话，当时就为我们提供了拨乱反正的有力武器。

文艺创作是写人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写人，就要描写活生生的人，就要写人和人的关系，就要写人的特定的悲欢离合的命运和喜怒哀乐的感情。只有把真实具体的人性和人情表现出来，才能创造出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才能把阶级性体现出来，形象才能具有艺术感染力量。

文艺要有情，作品要表现革命的人性美和人情美，这不仅是文艺的特点、创作的规律，也是为现实生活所决定的。革命人民是最

富有人性和人情的。他们有深沉的爱，也有强烈的恨；他们有欢乐也有悲伤；他们为革命流血流汗，有时也流下眼泪。这种情感，这种人性，闪耀着革命的光辉，表现了革命的人性美、人情美。在毛主席写作的《蝶恋花》《贺新郎》等优美的诗词里，就洋溢着这种深厚的情和爱。“一声周总理，双泪落襟前”，《天安门诗抄》里那些人们用血和泪写下的诗篇，对人民的好总理爱得何等深沉，对“四人帮”恨得又何等痛切！最近听说：贺龙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折磨，身体极其衰弱了，一天夜里晕倒在走廊上。看守的战士把他抱回床上。当他醒来时，听到那个战士在窗口轻声地唱：“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啊，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贺老总，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帅流下了深情的热泪。这不是最真挚的人性、最动人的人情吗？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正是要发现、搜集、体验、理解这些美好的心灵里所流出的人间最美好的感情，认识这种革命的人性美，并且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把它们表现得更高、更强烈、更美。

林彪、“四人帮”拿“人性论”的大棒打我们，不让我们描写革命的人性和人情，是毫不奇怪的。他们那卑污的灵魂浸透了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毒液，是一伙灭绝人性、无情无义的丑类，当然不会爱革命人民、不会爱人民之所爱，也必然要把人性抹尽灭绝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我们自己。由于曾经被“人性论”的棍子打过，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在创作中表现人性、人情问题，仍然还是一副精神枷锁。一接触到这个问题，或者杯弓蛇影、心有余悸；或者道理上虽说通了，拿起笔却信心不足；或者身有余毒，还在走“无情最保险”的老路。这些，都说明从理论和实践上澄清问题、解放思想的重要。

当然，敢于在创作中表现革命的人性美、人情美，还不是问题

的全部，还有个善于表现的问题。创作人员不能把自己没有的东西写进作品里献给读者。强调表现革命的人性和人情，正是强调立场和世界观的重要。真正的人民的人性和人情，也只有深入人民的斗争生活，并不懈地坚持思想感情的改造，才能得到。

让我们放手大胆地表现革命的人性美、人情美，使我们的文艺作品更有情、更动情。

(1979年11月)

军人·历史·诗情

——在解放军文艺社军事题材短篇小说读书班的发言

读书班出了个题目，要我发个言，说说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的创作问题。这个题目对我来说是太大了。

过去那些年，我从革命前辈那里了解历史、听故事，并加进自己战争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写了些故事。稍后，有十年的时间参加革命回忆录的收集、记录、编辑工作，继续从革命前辈那里了解历史、听故事，写故事。走进革命历史的江河，了解一点革命战争壮丽的历史，接触了一些美好的军人，听了、写了一些动人的故事，虽然还仅仅是扫了个边边，也使我认识到：军事题材的文艺创作，是一项极其庄严的事业，是一桩非常美好的事情。

枪杆子改造了世界。带枪的人在党的指挥下，和人民一起，改变了历史，开辟了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同时也培育了新的人。凝结和积聚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历史，包括还在书写着的、为保卫祖国而打仗和准备打仗的历史，不只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和将来，对于文艺创作来说，它像广袤肥沃的土地，只要辛勤耕耘，年年长庄稼、打粮食；它又像一个巨大而含量

丰富的矿床，只要努力开掘、提炼，就能得到金银财宝。所以，以革命军人和革命战争做研究对象和描写对象的文艺创作，道路是广阔的，有持久的生命力。过去，我们在这个伟大的矿床上，艰苦地开掘，已经取得了灿烂的黄金。回顾一下，自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保卫延安》出版、《董存瑞》上映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宝库里，已经摆进了多少优秀的军事题材文艺作品啊！这个开掘还要继续下去，长期地继续下去。

有什么样的历史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文学。题材的丰富和先行者探索的成功，为我们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提高、突破和繁荣创造了可能性。然而，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要靠创作者的劳动。现在，读者对于军事题材的作品要求更高了，要求我们的作品更真实、更深刻、更新颖，还要更动人、更多情。这个真、深、新，多情又动人，是不容易的；哪怕提高一点点，也不容易。这就逼着我们要更认真地解放思想和更刻苦地用功。

这里，我把自己在积累生活和写作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和一些想法说一说。

从史里找到诗

自从1953年接触红军时期斗争生活的题材起，我就算扑到了革命战争历史上。在这个金矿的矿床上面行走，挖掘，寻找，慢慢地发现：我找的并不只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里蕴蓄着的另外一种东西。这种东西可以管它叫作诗。自然，我不懂诗。这里所说的诗，只是一种概括，指的是历史的内涵，包括绚丽的斗争生活，美好的人物形象，发人深思的哲理以及激动人心的思想感情等等。

没有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哪一个阶级不重视自己的历

史。他们都珍视历史，并把它尽可能广泛传扬，以证明这个民族和阶级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必要性。还要把它用各种方式传递给后代，以保持和巩固前人和后辈的精神联系。在传下去的史里，也都包含着诗。前些年我到过彝族区，过去，彝族没有文字，然而有历史，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历史。听说，彝族的小孩只要长到能听懂话了，父亲或者爷爷就给他讲过去的事情。讲什么呢，讲发大水的那年、皂角树开花的时节，本部族和哪个部落打过一仗，爷爷怎么英勇，砍了多少个人头；某年某月又打过什么仗，父亲又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讲事，讲激动人心的事；讲人，讲人的高尚品德和英雄行为。这样，部落史、家庭史，真实的史实和动人的诗情就一起活生生地传下去。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没有去考证，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很有意思，很发人深思。大约我们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和这种讲史有同样的性质：研究史实，发现诗情，诗从史出，诗史交融，通过某一部分历史的外在状态、生活面貌的描摹，把内在的经验、精神、形象、情感……忠实地再现出来，流传下去。

史里确实有诗。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伟大历史里就有动人的诗。这种情形，是由历史本身所决定的。史的丰富性，决定了诗的丰富性；英雄的历史，决定了诗的英雄性。这所谓的诗，含义是广阔的。有的是历史本质的体现，有的是历史转折的巨大变革，有时是尖锐的矛盾冲突，有时是先进思想的闪光。这所谓的诗，存在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常用“史诗”这个字眼来说明大的历史过程。其实，革命战争历史上，一个大的历史过程有诗，一个短的历史过程也有诗。整个二十二年的革命战争就是一首巨大的史诗。长征，红军战士们肩上一支枪、胸中一支歌，迈开双脚，战胜凶残的敌军和数不尽的艰难险阻，走过两万五千里征程，又是一首光照千